

2009/06/24

主旨：朝鮮總督府和朝鮮人在「皇民化政策」下，在各自期待下，使用「日本人」定義的各種說法。此種同化不僅是心理層面，尚包括文化和言語的具體同化形式。

出處：小熊英二，〈日本人〉の境界，（東京都：新曜社，2006 第 10 版）。

報告範圍：pp. 417-434 （第 16 章 皇民化和「日本人」）

主讀者：林家永

第 16 章 皇民化和「日本人」

受到始於一九三七年之日中戰爭的激化，與在「內鮮一體」的口號下，在朝鮮推動「皇民化政策」。相繼要朝鮮人必須：強迫參拜神社、歌誦效忠天皇以便與「皇國臣民誓詞」唱和、將朝鮮語由必修科目中排除、所謂創氏改名、以及志願兵制度和徵兵制、強制勞役等。類似的運動也在臺灣實行。

此皇民化政策，使朝鮮人在成爲「日本人」的名目下，展開有關「日本人」定義的各種說法。在此，使用「日本人」一詞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各自持有其期待。

「朝鮮」的否定

皇民化政策以前所未有之勢打敗同化，此極端的同化路線忽然加強的理由，當然是因爲戰爭。原本同化路線就被視爲和國防密切結合，在朝鮮做爲大陸兵站基地的意義提高之際，由於確有動員朝鮮人爲兵員和勞動力之必要，所以要求要急速養成效忠日本之心。

就日本政府而言，「皇民化之根本」就是「最重要的是要對我國體有堅定的信念」。但是對統治者這方，也要如同沖繩標準語獎勵運動之情況，不僅要灌輸朝鮮人和臺灣人有對國家效忠的心，也必須要看到文化和言語具體的同化形式才能安心。遵循政府所示，則「皇民化之根本在其精神」，「精神是指自我的外部呈現敬神崇祖的觀念、風俗習慣的改善、道義觀念的提昇是當然的道理」。¹就此意義，所謂皇民化政策，與其說是朝向日本文化的同質化，不如說是如伊澤修二所稱「精神的征服」屬精神的總動員體制。

在此所稱的皇民化政策，是從以前就存在之同化路線的延長，一開始不免有突然強行執行的印象。最初，在日本很少有動員朝鮮人和臺灣人當兵的想法。俗

1

稱兵員價格僅值一張明信片的大日本帝國，不足的是裝備而非兵員，維持裝備需資金。這些貴重的裝備，不考慮授予忠誠心尚有疑問的朝鮮人。推行皇民化政策的朝鮮總督南次郎陸軍大將，雖然從一九三六年赴任時，即以施行朝鮮人徵兵制為目標，但根據他赴任時記錄的總督府內部資料，其列舉的重要政策事項中，並沒有兵役問題以及創氏改名。²這些政策在日中戰爭時期才急速浮上枱面。

因此為了將朝鮮人編入日本軍，他們必須是「日本人」。因為同時代的英法殖民地出身兵和本國人部隊隔離，印度人部隊亦是編成殖民地軍隊，日本與此不同，是將朝鮮人編入正規的國民軍。因為擔心他們反亂，朝鮮人部隊並未集中在一起，除了分到未給予足夠武裝的後方勤務部隊以外，將朝鮮人平均分散配置於既有的內地人戰鬥部隊。有如沖繩出身兵並未集中編成部隊，而是編入熊本等部隊。為了將朝鮮人編入此所謂的國民軍，朝鮮人不可是「殖民地人」，必須是「日本國民」。

首先實現的同化路線，為根據一九三八年改正朝鮮教育令，帶來教育面的變化。至此，以「國語」常用做基準之隔離規定大致廢止，「普通學校」、「高等普通學校」等的名稱變為「小學校」、「中學校」，教科目也大體上和內地統一，至此，必修朝鮮語降級為選修科目。因成本考量並未施行義務教育，但就學率仍急速上昇，一九三五年 25%、至一九三八年 38%、一九四三年已有 50% 左右。在臺灣一九三七年廢止殘存的選修科目漢文，一九四一年和內地共同施行「國民學校」原在名稱上有區別的「公學校」、「小學校」統一稱之為「國民學校」，就學率至一九四三年為止超過 70%。根據一九三七年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之修正條文，也廢止對愛奴人的隔離教育。³

這些當然都是總力戰體制，平準化效果之一，因戰爭之深化，也使內地教育更重視忠誠心養成，因而也有同化朝鮮的部分。一九一一年朝鮮頒布教育令起，朝鮮的教育綜合忠誠心養成和實業教育，提倡養成「忠良國民」，穗積八束讚賞這方面較內地教育出色（參照第 6 章注 11），總督府在朝鮮教育令改正之際，編纂小學校國史教科書，獲得評價「成果遠優於內地文部省」，各界「大受鼓舞」。⁴在朝鮮的皇民化教育高舉「國體明徵」和「養成皇國臣民」之教育，可說是較內地早取得此一形式。

2

3

4

參政權等權利面之平等化，關係總督府特權，要求官制上統一，並不容易進展的事在第十七章會提及，在此僅比較教育內容及言論中，倡言朝鮮統合於「日本」的部分。內地從一九三五年起，國定教科書已有標題為「國民民族別之比例」的圓餅圖，記載朝鮮和臺灣住民為「日本國民」。⁵ 以前日本政府雖不正式承認朝鮮和臺灣為「殖民地」，但此傾向在皇民化政策之中更是增強。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日美開戰，朝鮮總督南次郎陸軍大將有以下的敘述。⁶

朝鮮不是殖民地。但是一向仿效各外國之例，引用視半島為殖民地的說法：「並非和異民族同化。殖民地只是為本國的繁榮，其成長有其必要的限度，企圖同化為一體並不可能」盲目斷言。對內鮮一體，聽到這些說三道四的異論，必須視之為「毫無道理」之言。

當然，根據殖民政策學，這是意圖對同化主義批判提出反論。

南發言的背景，除了有動員朝鮮人成為「日本人」的必要性外，也存在和歐美之關係。在日中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下，日本方面主張，這是要讓亞洲，由歐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統治下，獲得解放的正義之戰。若日本擁有「殖民地」便會產生矛盾，因而必須如此主張。南譴責殖民政策學的同化主義批判為「這是忘記基於一視同仁之大和大愛、崇高的八紘一宇之大理想，想藉歐美諸國單純僅為富裕本國、以榨取為目的之殖民政策尺度，用來量測『皇民化政策』的東西。」一九四二年有這樣的敘述「朝鮮不是殖民地。視朝鮮為殖民地的看法並不周全」，這樣強烈的語調，顯示此問題，對日本國族主義與認同的維持上很重要。⁷

實際上，總督府一面推進皇民化政策，卻又同時敵視朝鮮民族主義，而有「引用外國異民同化政策失敗的實例，做出內鮮一體不可能的論調」。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長古穿兼秀在一九四一年的演講，指出日本內部的皇民化批判有可能存在「停止教育」「停止危險的軍事訓練、志願兵制度。」「不可能白白培養其實力，反過來會咬飼犬的手」，將此形容為模仿「列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制度」。主張皇民化政策為「究竟是列國異民族政策呢？或是殖民地統治？這些閃耀著崇高的德和愛的東西，本質全然不同，無法比較。」⁸

一面強調與歐美「殖民地」統治的差異，一面要消除朝鮮的民族主義，而有各式各樣的論調。

5
6
7
8

首要論調和以前一樣，以日鮮同祖論開始，而變更歷史觀。南總督強調「內鮮關係可從人類學上、言語學上、人文史上，取得同祖同源充份的證明」，總督府情報課長也提倡「內鮮的祖先一脈相連，今正可將永久流別之疏隔去除，互相加入、互相混合大和民族，必可期望一億一心的大發展」。不止主張此為合併、為復古，而非侵略，而且創氏改名也是復古。原因是根據總督府的說法，古代朝鮮之姓名比較接近日本風，而後受中國的影響「朝鮮人的姓名幾乎大部份都是中國人的東西」，「允許他們用內地人式的氏名，是對中國東西的反省」，「立還朝鮮本來的東西為首要之道」。另外為服裝改善，向屬不利活動之朝鮮服取自「受到輕視勞動的中國風影響」，穿著國民服有復古的意涵。⁹

第二種論調，主張消除將「朝鮮」和「日本」分開之稱呼。以前在沖繩有「琉球人」「沖繩人」之差別語，因而獎勵稱呼為「本縣民」或「縣民」；與日中戰爭開始的同時，「鮮人」和「朝鮮人」之差別語，也採用「半島人」或者「半島同胞」的稱呼；相同地，在臺灣忌避稱「臺灣人」，而獎勵稱之為「本島人」。

當然這些稱呼，具有將朝鮮和臺灣，視為日本的一地方的意味。採用這些稱呼的動機是「用日本人啊、朝鮮人啊的用語，好像朝鮮人和日本人純粹是不同國家的人」此為一種〈差別撤廢〉論；而「所謂『朝鮮』不會挑起國家意識、民族意識，和九州之人、四國之人的說法全然差不多」，則是混入統治上的考量。此方針雖連出版物都還沒有完全落實，但在一九三八年十月，召開內地各新聞社幹部的聯合座談會，決意要「消除新聞、雜誌記事，內鮮人之差別的對待」申明「撤廢內地人、朝鮮人之稱呼」。¹⁰

在此，朝鮮人為日本人的一部分，排除朝鮮人的差別，以「日本人」之用詞稱之。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啓蒙手冊，載有下列問答。¹¹

（朝鮮的）人口有多少？

二千二百八十萬。

在此日本人有多少人？

就是我剛說的人數

胡說，他們不是朝鮮人嗎？

真沒辦法。今日沒聽說嗎？忘記日韓合併了嗎？

9

10

11

哎!我知道了，那麼，內地人有多少人呢？

內地人有二十萬戶七十萬人。叮囑下次不要疏忽再犯此錯了

同時，稱呼「日本語」犯了把日本視為外國的禁忌，稱「國語」才是正確的用語。當時居住在朝鮮的教員，出版《半島之子民》之書，必須稱呼日本語為「國語」，對朝鮮人兒童們有以下告戒的情景。¹²

你們大和的祖父輩毫不考慮地使用日本語這樣的用詞……。但是，你們絕不可如此。……不用日本語，因為與國語相對應的是朝鮮語，感覺上較合適，不是這樣嗎？朝鮮語是……日本之國的語言之中，較難的語言，方言那是在一塊小土地的語言。因此一點都不會說的人，一點辦法也沒有，懂的人必須使用國語—標準語。

朝鮮也好內地也罷，要有辦法去區別，今使用日本語這樣的用詞—這樣最後是不行的……。

這裡將朝鮮語所放的位置，其背景是根據日本方面的語言學研究，朝鮮語和沖繩語同樣不過只是日本語的方言，已得到證明。就如總督府保安課長「國語的普及，不僅是內地語言的普及，要獎勵使用正確的標準語」，這並不是要抹殺民族語，而是要普及共通語。所以上述教師的學校，兒童們決對「在學校決不使用朝鮮語」，說朝鮮語者要掛上「國語牌」。¹³

但是這樣教員們，並非自覺對朝鮮人有差別，而是多數者對皇民化持同情且善意的表現。例如給予內地朝鮮兒童教育的國民學校長，在一九四一年有以下的敘述。¹⁴

總而言之，我認為半島兒童、非半島人都憐的。何不早日成為和內地人一樣幸福的人。我等所受到的日本人的幸福，也能讓他們持有一樣的幸福。這樣……就成為日本人。如果没有內地人真心的指導，這樣只任憑彼等之努力是沒有希望的，這樣可視為同胞的友情，也是責任。

「同胞」的善意，和「身為日本人的幸福」這樣的理論，說不定是不少教員共有的想法吧？

民族概念的相對化

¹²

¹³

¹⁴

第三種論調是否定朝鮮的民族主義，認為民族的概念是相對的。一九四一年六月，朝鮮總督府公認而發行的『內鮮一體的理念及其具現方策要項』手冊，主張「在西洋之流汲取民族主義」就必須以「遵照東洋精神的民族和諧思想」克服之；而「西洋社會構成大致是以民族為其本位」，「與此相反，東洋古來社會思想的根本，小至家、大至國，事實是國家本位」。¹⁵

「西洋」以民族為本位，對比「東洋」將家和國家放於優位的圖式，有必要做若干說明。對照家和國家，當時日本知識份子間，循著流行的黑格爾思想文脈，產生近代個人組成的市民社會。有此意識，而論及同種民族論的事例，為京都學派的哲學家在一九四二年「世界史的哲學」的第三回座談會。

據此座談會所稱「近代歐洲最大病根」是「人倫態的分裂」以及「近代國家的成立」。此二者皆是「自始至終，以人格或民族為前提出發的思想，總之個體主義的思想，此為錯誤謬的根源」。總之，以個人和民族為一個單位，就這樣設定為一個主體，是近代歐洲的病理所在，**主張必須賴和諧的東洋思想克服之。**原本「現今最大的問題是國家的形態，由較新的歐洲近代國家發端」，而東洋傳統的國家是「有明確的國境卻不是國家，因此意味著和近代國家的理念，即其國境間對立、爭奪、合併之理念有別」。總之，「一個個修訂既有的『民族』雖從支持的立場推出民族自決主義，但是現在朝鮮發布徵兵制，『朝鮮民族』以完全主體的形式進入日本的情形，總之以日本人為主體的情況，至今修訂『民族』的概念融進大概念之中」。於是朝鮮開始以亞洲人，根據民族自覺，較遲地組成**國民國家**「再一次重蹈歐洲悲劇之覆轍並沒有意義」。他們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中，當然是無國界線的統合。¹⁶

根據南總督「無與倫比之我國體，其尊嚴來自肇國精神，即以八紘一字為大理想的日本精神……順服相異多數之各種民族，打造其為一個團體，就是有這樣完全統一的偉大擁抱力量。」¹⁷民族的概念是相對的，忘記朝鮮民族之同一性後，改正為與日本同一性。

如此，國家的成立就非以民族為基礎，而是超越民族。而民族只是由國家自由地破壞，或是創造的東西。總督府保安課長古川兼秀敘述：「現在是內鮮一體尚未完成的過渡期，朝鮮人血緣的民族意識仍然比較濃厚地殘存，他們使用民族

¹⁵

¹⁶

¹⁷

語，而成爲自體國民結合的障礙，所產生的不穩定性，帶來很大的危險性。」¹⁸
其主張爲：

惟所謂民族的概念，採用普通血緣乃至於人種的意義，認爲這是屬於人類學、生物學要證明的範疇，這是很大的誤謬。民族的概念要超越生理學血液的問題，是在同一世界觀之下，持有合作生活意識，且持續發展的人的集團才是正統。持有共通的經濟、政治、文化，期待發展是其重點，是否爲同一種族居於次要。

根據古川，反對皇民化政策的朝鮮人，和日本方面的同化反對論者們都是「具有非國家的民族意識，這樣的排他感情」，因此他認爲「民族的考量，無疑地是屬西洋流的思想」「我國的看法完全不同，大至國、小至家，一貫是徹底的國家本位」。忘卻這樣的民族意識，古川敘述「觀察沖繩縣是極淺顯易懂的例子」，主張「**醉心西洋的民族同化不可能論者**，儼然要根據事實，做必要的反省。」¹⁹

古川的主張，與他個人的背景相關。其出身爲「我家是會津松平藩」，在明治維新的內戰期間「我家被燒，家財也被奪取」。但是現在他的妻子出身左賀家，昔日是敵方「只要未喪失效忠皇室的信念，有如葛藤相剋相爭也只是一時，這些都是枝微末節的問題」²⁰。又古川也是東北出身的總督府官僚之一，曾經像原敬一樣，藉自己的經驗而擴及至朝鮮同化論。

京城大學教授尾高朝雄的民族概念批判更是徹底。據他所言，高唱民族純血的德國納粹「**依國家法律位階混血者，視爲德意志民族；在此之外混血者，非德意志民族**，這樣的區分法」據此，則民族是由法律來定義。「民族本來範圍就很模糊，將這些民族結爲一體者是國家的法律，也就是國家的力量。」因此民族是依靠國家所創造的虛構概念「民族是在已是國家的框架中開始一手打造，民族形成的首先是國家不得不說這是一種詭辯。」²¹

根據尾高「日本是有天皇便有國家，有國家便有國民，民族並未持有絕對的意思。如果將一君萬民的關係串起，外來民族很快就會成爲真的皇國臣民，這是稱爲大和民族的由來」。同樣的總督府外圍團體，也是綠旗連盟的會長津田剛，在一九四一年的演講強調「天皇歸一之前是沒有民族的。」²²破壞民族的概念，

18
19
20
21
22

日本方面保留天皇的同一性，給予朝鮮的民族主義致命的打擊。

在皇民化政策之中，批判納粹，或許予人意外的印象。但是爲了消去朝鮮的民族主義，**不只有此必要**，而且也有日本原本爲了對抗來自歐美之歧視，避忌人種主義言論的傾向。日本雖和德意志結同盟，在希特勒著作中，視黃色人種爲劣等，對此不滿者不少。據此，和批判「西洋」的殖民地統治同樣，批判人種主義是有利的情況，對日本的自我陶醉極爲方便。

朝鮮的一部份人則持反對的意見，視希特勒爲民族主義的英雄。由當時特別高等警察資料觀之，由於民族主義運動，被檢舉的朝鮮人中稱「希特勒努力的結果，完成民族結合，**建設大德意志**。我等再結合朝鮮民族，現在又解放被壓迫的朝鮮民族，必須再向朝鮮獨立運動邁進。」等主張者的事例散見。²³又當時在希特勒正式虐殺猶太以前，希特勒被介紹爲再建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疲弊的德國，這顯然是誤解的。但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，誤讀殖民政策學，而有抵抗的思想，這些與朝鮮人陳述「希特勒」有同樣的意思，和現實的希特勒有別。發生這個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，顯示皇民化政策對納粹黨之批判未必離題。

就這樣強調朝鮮人爲「日本人」，但是做爲「日本人」之平等和權利卻無約定。決定施行徵兵制，當然會提高朝鮮人獲得參政權之期待，但是南總督開始在日本強調「徵兵和參政權全然是兩回事」。借用南的言論「皇國臣民的本質，**和歐美式『首先』主張權利的觀念，根本相違背。**」朝鮮人是「在任意主張權利以前，必須要先具備忠良皇國臣民的本質」。²⁴朝鮮人要先向天皇和大日本帝國效忠，才能有「日本人」權利的日子到來，用語清楚。

平等和近代化的期待

但是也有一部分朝鮮人，對成爲「日本人」平等的希望提高。從一九三〇年代末期至太平洋戰爭初期，日本霸權更加強固，能看見朝鮮獨立的可能性幾乎沒有。滿洲事變時，歐美和國際聯盟無法制止日本；日中戰爭時，歷史以來朝鮮尊敬的中國敗北，衝擊著朝鮮的知識份子。滿洲事變和日中戰爭所帶給朝鮮知識份子的衝擊，有如日清戰爭給予琉球王府之士族們相近的效果。

恰好在這個**時候**，民族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，在猛烈彈壓下，無奈地沉滯和分裂。從滿洲事變經過日中戰爭，朝鮮的思想犯許多人開始轉向，一九三八

²³

²⁴

年末，總督府紀錄在刑務所思想犯和要注意的人物之中，思想轉向的超過 60%。²⁵所以朝鮮知識分子協助皇民化政策者，有不少這些人。

這些朝鮮人多少都有其合作的理由。第一個當然是作為「日本人」對平等之期待。被稱為朝鮮近代文學之父、曾經起草獨立宣言文及參加亡命政府，著名的李光洙，在一九四一年有這樣的敘述。²⁶

日本人就是有日本精神，而且朝向實踐這些精神。我們的帝國，過去曾是，但今後不再是血緣國家。……為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，寧可妨礙血緣的情況。況且以八紘一字的大理想，是要包容全人類。

然而，每一個人都是皇民、日本人嗎？應該是要尊敬天皇，以日本之肇國理想及八紘一字為理想的人民。……換言之朝鮮人原本和內地人一樣都是日本人，也必須同樣地尊敬天皇、同樣參拜神社、同樣感受、同樣拿槍。他還反省自己過去抱著「偏狹的民族感情」，告訴住在內地的朝鮮人學生：

諸君經常掛在嘴上，感嘆諸君前途無望，諸君認為諸君的前輩，儘管有令人欽佩之學問，有的沒有職業、有的就任其他官職、或者長年在底層就職，諸君因前途無光而有這種想法。發出「不用朝鮮人」的不平之言。

在東京求學的朝鮮學生啊！你們聽著。率直的回答，一併和你們學校的內地人學生比較，你們可以為陛下效忠而奉獻生命嗎？日本有的事物都是你們的寶物，盡可能以你的血保護，而持有愛國心嗎？儘管如此，假如你因國家如此對待而有產生牢騷的理由。如果在京二萬之朝鮮人學生，你們全部向大君忠誠，抱持著對日本國土、文化、國家理想的愛國心，諸君不要擔心得不到職業或者受到歧視。因為諸君仍不是日本人，還不能獲得國家各機構的信賴。因為不信賴而不用，卻想成是歧視，除了多疑之外，什麼也沒有。

如此脫離差別待遇的願望，是這個時期所謂親日派知識人，或多或少所共有。從支持社會主義而轉向的人物玄永燮，在其一九三八年的暢銷書『朝鮮人前進之道』有這樣的敘述「我們沒有再次『獨立共和國』的夢想，若是保持完全日本國民的精神，給予我等朝鮮人參加國政的機會。義務教育、兵役的義務、居住的自由……也全都給予，朝鮮貧窮的農民，人生之希望也能有實現的一天。」也夢見「由完全日本化的朝鮮人中，出現宰相的光輝日子」。但是，關

²⁵

²⁶

於此一夢想何時實現，玄永燮也說「如此要二十年後嗎？或五十年或一百年呢？完全要看我等如何努力。」但是同化的努力不足，只有找出差別待遇的原因。²⁷

平等願望外，總督府方面提出「東洋」對「西洋」此圖示的共鳴者。原共產主義者李亮，自己在轉向之際，倡導「共產主義、法西斯，我深切的領悟此二者不能挽救東洋民族。無論如何我們長期看東洋的傳統，有鑑於民族的成果，徹底和西洋的政治型態不同，而有創造新形式組織的使命，思考必須完成這些具體化的任務。」作為基督教徒的代表，讚美日中戰爭的梁柱三敘，也說「假如俄國人獲勝東洋人種就要滅種了。幸好日本獲勝，產生滿洲國，作為帝國臣民，滿足於維生的土地，生於此是多麼幸福的事」。玄又強調「在東洋，白人帝國主義之魔手已延及，凡我等東洋人，有一致團結抵抗的義務」。²⁸

但是上述這些需要大加思考者，在大日本帝國有不少身為少數的知識分子，他們有批判前近代習慣的感情。仍然以玄的著作為例，他對自李朝以來的「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」的差別、又「形式的祖先崇拜」和「朝鮮人的家族主義」造成墳墓和冠婚葬祭很大的浪費、又「朝鮮人社會狀況，上級者趾高氣昂並未處理」，「巫覡的信仰、幼稚的交換經濟、原始的農業」特別受到非難。而因日韓合併「常民階級和昔日統治階級的兩班階級，兩者在共同的法律之前一律平等」，「朝鮮近代化、農業技術發達、近代工業勃興、教育發達，面目為之一新」，「就連民族主義、各種系統的社會主義思想，全都從內地移進來」。又太田朝敷一面自稱為「進步軍」一面連「打噴嚏」也高唱要同化；玄因「愛朝鮮語是保守主義的感傷主義(sentimentalism)，我擁護進步」故主張完全廢除朝鮮語。²⁹

又，玄主張「將日本稱為帝國主義、侵略主義，是民族主義的考量法，有殖民地的根性，一部份內地人有歐美的觀念，不可稱朝鮮為『殖民地』，在此之際要徹底的弄清楚」。在和總督府的論調一致之際，避免「殖民地對待」有差別之脫出論，呼籲朝鮮人除去「殖民地根性」，鼓勵朝鮮人自助的努力。琉球處分可說是「奴隸解放」、訴求打破「奴隸根性」伊波普猷的心理。李光洙從二〇年代起，也在宣導使朝鮮社會近代化和朝鮮人由自助努力中覺醒，因為親日的傾向很強，朝鮮逐漸批判這類事物。³⁰

27

28

29

30

玄舉朝鮮社會之缺點為例，其中包含有女性的地位。他高唱「關於朝鮮家庭生活」「婦人地位相當悲慘」；大大譴責「早婚的弊害」、「蓄妾之風」、以及「同姓不婚」，主張「內地這些家族制度的法律，同樣有改正的必要」。³¹

再加上，如內地總力戰體制的情形一樣，朝鮮皇民化政策大體上施行總動員，朝鮮女性知識份子抱著社會進出的幻想。誠信家政學校長李淑鐘勤勞服務以及出征兵士的送迎等被形容為「半島婦人不曾、不能的戶外活動」，她敘述「完全打破蟄居之弊的狀態，實在是不勝愉快」。又求學於美國的李花女子專門學校校長金活蘭，倡導「最重要的事，是我們朝鮮婦人，可以抱著新的希望和理想，出入社會」「婦人問題在內鮮一體之大歷史中，相信是最需要被解決的」，以前在共產主義運動前往莫斯科的高明子說「我等朝鮮婦人之新的出路」是在「國家總力戰之今日時局」積極的參加國家事業。³²

總督府和相關團體，巧妙的捧出朝鮮人的願望。朝鮮總督府學務局手冊敘述「看過在朝鮮往昔婦人的教養，婦人一般欠缺理想和希望，只在內房蟄居，忘卻人生的意義，也失去在家庭及社會存在的價值」，提出「使閑居家庭的婦人……參加貢獻並進入國家社會生活」的主張，知識的啓發和「明徵國體觀念」倡導此為教育的目標。又綠旗聯盟出了創氏改名的指南書，創氏改名不僅是「內鮮一體的完成」，而且還提出「女性地位向上」的主張。在朝鮮的家族制度，女性之姓是根據父親之姓，比丈夫方面的親族地位低微，根據創氏改名改造了家族制度「至今單就子女，女性的地位與丈夫同，身為子女的母親，在社會之一個單位的家庭中，地位改進」。³³

又綠旗連盟婦人部，原本是朝鮮人女性活動家的協力，配合物資統制和勞働力動員，倡導生活合理化，而作成手冊。於此，強調朝鮮本地之家庭生活及衣食習慣的非合理性、女性家事勞動過重負擔、衛生普及的必要等等……，這是連結內地風的「改良」論。例如舉朝鮮人的白服習慣，強迫婦人洗濯勞動，而提倡「全朝鮮婦人洗濯必要的時間轉向生產」，又說著「女子也必須迅速走出屋外工作的時候」，也主張朝鮮服改變為改良國民服。³⁴

朝鮮人的女性活動家，以合作的方式，協助皇民化政策和總力戰體制，期待改善貧困農村女性們的狀況。金活蘭等組成婦女問題研究會，協助國民精神總動

31

32

33

34

員朝鮮聯盟，此為大政翼贊會的朝鮮版，作成生活基準，以揭示生活的合理化。又一九三八年總督府社會教育課著眼於女性們，此後援下鄉巡迴演講於朝鮮各地。穿著土黃色的「婦人國防服」女性們在農村地帶「巡迴演說具體的生活改善和事變(日中戰爭)正確的認識」，記載著「對蔑視婦人之風氣……有非常大的效果、同時各地的盛會、座談會等出席會談的境遇，婦人講師也很多」。金活蘭對自己批判「關於過去朝鮮婦人運動，今日思之，幾乎只有(一部分女性知識份子)呼籲，真是可恥」，又寫道「在內鮮一體之大業中，本當返回展開現實性的婦人運動」，這是女性們的真實感。³⁵

在一方面綠旗聯盟的理論家森田芳夫，在一九三九年針對朝鮮寫到「朝鮮的民族主義者，熱中此運動的人之中，有十分之一願意認真地考慮給與朝鮮的孩子玩具、實施兒童教育之刷新、一心只為朝鮮社會前進呢？」「朝鮮的共產主義者，有用其熱情的十分之一，省下吃飯的浪費、辣椒的減少、蛔蟲之祛除、注重營養、提倡運動，一心只為朝鮮民眾的幸福嗎？」³⁶因激烈的彈壓，已經使運動最後導致分裂，朝鮮的知識份子，要抵抗這樣言論的誘惑，並不容易。

同一時期，內地那些從婦女運動及社會主義轉向者，協助總力戰體制。於是如第 15 章沖繩縣廳的吉田嗣延一般，放棄運動，一邊努力讓鄉里生活合理化，同時也有與標準語的獎勵活動不可分割的事例。朝鮮人的情況，和吉田相同，對來自日本東方主義視角的反彈，成了促成向「日本人」同化的一個原因。同樣是轉向者的李泳根，批判讚賞朝鮮傳統文化的內地知識份子，有這樣的敘述。³⁷

旅行朝鮮的人，總是讚揚朝鮮之妓生(藝妓)。歌頌開著バカチの花與茅草屋的情景。散步在新羅、百濟、高麗等古蹟，吟誦悼惋昔日的詩。驚艷於朝鮮博物館藝術家的高麗燒，而後回家。也有鼓吹購買帶哀調的朝鮮民謠唱片的商人。

內地的知識份子何故要把朝鮮骨董化？……而不去深究鮮活的新朝鮮、沐浴皇恩的朝鮮。……其中有人因看到百濟觀音而想到在朝鮮發生了什麼。

朝鮮是那麼不可思議的地方嗎？奇異的地方嗎？那麼遙遠的地方嗎？……國民的修鍊，不是應該平凡的看待朝鮮，如同看待四國、九州嗎？

35

36

37

在這些言論之中，同化於「日本人」是唯一的方法。親日的知識份子當中，如原民族主義者崔麟所述「無論到哪裡都要尊重朝鮮的民族性，也要崇拜朝鮮的文化，要理解我們都是日本帝國臣民，對日本帝國的世界有貢獻的使命，盡力於大東亞的和平」。無論如何，無論如何，僅止於論壇的少數，多數是如玄那樣，明顯主張「朝鮮人全部的取法內地人的生活樣式，達到完全相同的心境，內鮮間就沒有『差別』了」。³⁸

但是這樣一部分朝鮮人的用語，有一個前提。他們考量成為「日本人」方面，也就是有差別待遇、近代化、提高女性地位的問題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自身幸福的願望，不過是以與皇民化政策合作為手段。統治這方有「日本人」要向天皇和國家效忠的意思，朝鮮人對成為「日本人」卻有其他的意思。不管如何，不過是認識到日本軍事的勝利，而無可奈何的向日本傾斜。

日本方面也確實認識到這點，1942年在東南亞細亞逮捕到英國的俘虜，為了「思想宣傳工作」指示計畫移送到朝鮮。其目的在：「使朝鮮人認識帝國實力的現實，以拭去朝鮮人多數依然懷抱對歐美人的崇拜觀念。」那年十月，從朝鮮軍參謀長的陸軍次官報告，記載俘虜移送沿途，召集朝鮮人十二萬，內地人五萬六千，記載朝鮮人發出這樣的聲音：「我們下等人居然可以看見英美人被俘，真像在做夢」「誇耀半島人也是日本人，感受大變。」「半島青年也是皇軍的一員，看到他們在監視俘虜，高興得掉眼淚。」

但是這樣的軍事勝利能持續到何時呢？與此不可分的是：「半島人也是日本人，感受大變。」的聲音雖持續，但並無法保證。所以軍事上一敗北，日本方面不單僅是沒有皇民化的聲音，具體的統治改革也迫在眉睫。